

# 藏在古街里的情感

陈佳三

“老街那个老,老街那个长,长长的老街,岁月流芳……”动车缓缓停靠仙游站,耳机里传来“枫亭古街”的经典童谣,老街旧巷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。

恰逢周末,姐弟仨人相约回家为父亲庆生。借着采购食材机会,我与家姐重游了“枫亭古街”,那个被当地人呼为“渔街”的地方。枫亭古街,又称“渔街”,最早始于盛世大唐,历经宋元两代后山货土产开始流通渔街;明清时期渔街设有专业的城市,称之为“一哄之市”;民国年间,当地为了纪念明代忠臣林兰友,将渔街更名为兰友;新中国成立后,兰友成为商贸重地,三县的客商会聚于此经营,热闹繁华。

“肖肖、肖肖(谐音)”,我与家姐刚拐进街口,便遇上了心心念念的“肖肖包子”,只见“肖肖”大叔踩着标志性的三轮车沿街叫卖,车子瞬间被围得水泄不通,“肉包三个、馒头两个”“我要五个馒头、五个肉包”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三两下解决了一玻璃框包子,我也心满意足地把“战利品”收入囊中。

我跟家姐说,咱们骑电动车去古街兜一圈吧。

行车沿街驶向桥头卖面馆,这是一家父亲常挂嘴边的老字号面馆。小小的面馆内,两台老式打面机挤满了店铺,面粉灰铺散在桌子台面,从我记事买面起就在的机器,



此刻在店员娴熟的打面技术下显得灵活生动。“面来三斤”,老板迅速帮我称斤、装袋,父亲说,“开了二十多年的饭店,招牌卤面便是出自这家面馆师傅之手”,闻着面香,我竟满心欢喜。街头衔接处便是枫亭有名的“太平桥”。记忆中,桥面两侧摆满了叫卖的摊贩,服装、百货、布匹、蔬菜、副食品等琳琅满目、应有尽有,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、车辆喇叭声此起彼伏、热闹非凡;古桥翻新后,桥边建成了江滨栈道,连接着太平桥直向枫慈溪尽头,每到夏日午后,都有家庭结伴、好友结伴的大人小孩漫步于此,站在太平桥上远眺,一览

枫慈溪秀丽。

在枫亭古街,最久负盛名的当地名小吃,便是“枫亭糕”。寻觅着香味,我们走进一家没有店名的糕饼坊内,只见一名年过六旬的老者正在紧锣密鼓地赶制祖传的枫亭糕。老人家手脚麻利,从米粉搅半、过筛,到铺上芝麻、花生、冬瓜条、蜜饯等馅料,再至印模将糕盘压实,枫亭糕的形状便显现出来。老者告诉我们,他的手艺都是从他爷爷辈教授来的,一直到他儿孙辈已传承近百年了;直到现在,枫亭当地还留有上门吃喜酒会送上枫亭糕,祭祀日、佛诞日供的和出门远门带的都是枫亭糕的习惯。手上接过老人家装好的“枫亭糕”,沉甸甸的情愫何尝不是乡愁里的滋味呢?

小电驴缓慢行驶在熙攘的街道,熟悉的老街旧事历历在目。我下车徒步走进一条支巷,这条支巷

仅能容纳一两人,是通往小学上学的“小路”。上世纪90年代,家家户户上学的小孩,都是背着书包、沿着小巷自行前往求学,与古街热闹非凡的场景不同,小路的曲径通幽让上学的孩子沿途领略农耕文化的自然之美。有春耕时节的绿意盎然,夏日傍晚的袅袅炊烟,秋日稻田的满园丰收,寒冬腊月的银装素裹……“老大、老二、老三,该起床啦!”此刻,耳边仿佛传来父亲响彻街头的叫喊声,十几年来,有父亲日复一日的早餐做伴,求学的我们朝往暮返、年复一年地穿梭在老街小巷。我们目睹了老街的变化,记下了老街的风情;而老街,也像一位慈祥的老人,看着我们求学、奔波直至成长。

回到家中已是晌午,父亲早已备好满桌饭菜。我与家姐再圆一道家乡卤面,虽虽平常,萦绕心头的浓浓家乡味却难相忘。



浦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,作为从这座古城走出来的杰出英才,陆永建先生的笔下总是流露出浦城的文化气息。新近出版的文集《山那边有条河》,更是展现了他浓浓的浦城情结。这本文集凝聚了陆永建的乡愁,也是他的一部个人生命史。在他的生命中,浦城无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关键词。那是他念兹在兹的故乡,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和情愫。这些记忆和情愫,有的来自故乡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山水,有的来自个人生命体验。无论来自何处,都被他转化为了生命的精彩。

陆永建通读过8遍《中国通史》,为许多历史名人写过散文随笔、文艺评论甚至电视剧本。而朱熹、柳永、江淹、章惇、刘伯温……这些故乡的历史名人,更加令他念念不忘,一再提笔书写,并从中汲取思想力量。在这本文集中,他屡次推崇文化巨人朱熹,赞叹朱熹的反腐斗争经历及其艺术思想。他反复提及柳永,详细描绘柳永多才多艺多情而又仕途坎坷的一生,并站在柳永的角度感慨,人世间的比仕途更重要的是生命的价值。他一再称颂真德秀的“律己以严,抚民以仁,存心以公,莅事以勤”,更显示了他身为领导干部的自我严格要求的高贵品质。他对故乡历史的深刻体认,体现了他的历史观:“最根本的就是要还原历史,从历史中来,到历史中去,学会通读、细读、深读历史,才能达到真知、真解、真悟。”故乡的历史对他而言,不仅仅是过去的故事,更是指引当下和未来的精神力量。

除了历史名人,故乡一些不知名的人物,也被作者深深记忆。比如常年提着红灯笼挨家挨户查消防的老街长,小时候跟随母亲走街串户帮人倒马桶、长大后当了大学老师的“马桶女”,嗜酒如命又颇有个性“的酒鬼”……这些平凡人物没有什么惊天

## 一个人的乡愁与生命史——读陆永建《山那边有条河》

郑海潮

职位说明大全》是他在浦城县组织部工作时,花费多年精心研究和撰写的著作。该书的撰写缘于他对干部工作的一些疑问和思考,并开始深入钻研。该书已出版20余年,虽然书中涉及的很多机构和职位发生了变化,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经过了时间的检验,成为我国某个历史阶段基层政治体系的缩影,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这体现了他难能可贵的工作态度,始终立足于更高的站位,从广阔的全国性视野去看待具体工作,进而把一项工作不断推进深入。与此类似的工作经历还有:他在武夷山青竹山庄任职时编著《现代酒店文化》;在平潭综合实验区挂职时完成的省级智库课题“平潭综合——实验区开放开发创新研究”,并与人合作长篇报告文学《千年一遇——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纪实》。而自2005年开始建设的武夷山青竹碑林,也是作者工作经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碑林建设是他在武夷山干部培训中心时的一个项目,“要恢复历史的记忆,使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实的图景中复苏、发展”,历时8年,碑刻了与武夷山有关的书法作品约400件,带动了当地的文化发展。除了《一件尚未完成的作品》,文集还收录了作者关于碑林的多篇散文、记和散文。作者对碑林建设十分投入,不但有着系

统而长远的规划设计,而且具体落实了许多细节,甚至放弃了个人进步和升迁的机会。用作者的话来说,“人生短短几十年,还是做点实事更有意义”,这种人生态度也与他写柳永时感慨的“人世间比仕途更重要的是生命的价值”一致。这两件大事,都是作者在闽北家乡完成的,也可以说是他献给家乡的珍贵礼物。

文如其人。这本文集展现了作者的脚力、眼力与思想魅力,给人带来阅读享受。正如范迪安所说的:“这种享受,不仅源于陆永建个人丰富的审美经验分享,更源于其‘眼光日月’的胸怀视野之开敞辽阔,‘足迹山河’的实践探索之扎实稳健。”陆永建也多次说,写作是他的一种生活习惯。正是这种生活习惯,让他的乡愁和生命史给人以艺术的享受。

## 林清秀 走过春天去买菜

春雨缠绵多日,终于雨霁云歇。甫下楼,尽管隔着一层薄薄的口罩,湿润的泥土气息和春天独有的香香味立时不屈不挠地扑我一脸。柳南内沟河畔攀了一丛一丛三角梅,这种闽南随处可见的花朵,一开就开得专心致志,一开就一鼓作气地开进人心头。密密匝匝的,热热闹闹的,俏眉俏眼的,在风中浅笑,相见的刹那,我心中的弦“砰”一声响,全是欢喜。河畔是城市改建中幸存的民墅,小小的院落里,爬了绿植,种了瓜果,栽了蒜葱,再仔细一瞧,还有一畦一畦小雏菊。细碎的叶,饱满的花,或白或黄或粉或紫,把个绿油油的小院扮得喜洋洋。有几次我路过,恰好遇见院里走出来的小妇人。她捧着银亮的盆,盆里是沾着露水的菜,我的脚步由此生了根,迈也迈不动。我想如果我是她,势必要剪下几支开到盛时的菊花插案角的。但我一次也没见她剪花枝,兴许,小妇人才是真正的参透之人。供在案

## 碗中岁月长

蔡安阳

“碗”,可以说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器物。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,但在这平凡中又蕴含着非同小可的意义。

很少人会去珍视一个碗,当你不小心打碎了一只吃饭的碗,你会自言自语,碎碎平安,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;你身边的人也会随口就说,打发(取“大发”财的谐音),打发,似乎,打碎了一只碗,实在是一件幸事。西方人会面对不小心泼出去的一杯牛奶伤心,而在我们中国人的意识中,断断无人会为打碎一只碗而难过。可见,碗,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,实在是个矛盾体,离了它吃不上饭,失去了它,实在是无人会怜惜。

碗,不仅是普通,甚至卑微。当我们发怒时,我们会毫不犹豫地,随手抓起一只碗,朝地上或者某人的身上,摔去,这时,碗的使用价值就超越了吃饭的器物,它成了人们发泄不良情绪的工具,有时,甚至可以作为攻击的武器。

有的碗,也会很幸运。出生本就高贵,加之落在富贵人家,沾染了富贵之气,被奴仆、侍从小心翼翼地捧在掌心,更让人不解的是,几百年后,几千年后这些富贵之家的碗,会变得价值连城,年代越久远,身价越攀升。可惜了那些身在百姓家的粗碗,身卑命贱,寂然一生,为主人奉献了所有,最后沦为一堆瓦砾,泯灭于时间的长河中。

制作“碗”的主要材质是泥巴,泥巴是时时处处都可见的,也许正由于泥巴的廉价性和普遍性,才使碗显得卑微。在世人眼里,高高在上的事物,往往是受人待见的,大多数人不愿低下头,往低处看,往自己的脚底看。殊不知,恰恰是那些低到尘埃里的,卑微的存在,在不起眼的隅,常常会出你意料,开出艳丽的花朵。你看,那南亩的农夫,多于在庾只粟粒,平凡得就像原野中的一株株小草,他们多像制作碗的泥巴,朴实得不能再朴实,普通得不能再普通,而正是这些农人,用勤劳的双手描绘了这多姿多彩的田园。“下里巴人”,也许这个词最好地诠释了农民与泥巴的相似性精神实质。

人们常把赖以生存的谋生方式称为“饭碗”,土地和庄稼是农民的饭碗。泥土烧制而成的陶瓷碗,容易摔碎,这就有了后来的“塑料碗”和铜饭碗、铁饭碗……各种材质的碗,相继应运而生。但,铁饭碗却备受世人青睐。

铁饭碗,顾名思义,饭碗乃铁所铸,坚硬非常,难于击破。人们通常将其意延伸,指一个好的单位或部门,工作稳定,收入无忧。长期以来,“铁饭碗”一直为人们所羡慕和追求,若捧得此碗,从此便可衣食无忧,生活幸福。捧不得此碗,便意味着颠沛流离,生活困苦,一生不得安宁了。“铁饭碗”思想在我国之根深蒂固,非同一般。虽然改革以来,“铁饭碗”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,但依然是相当一部分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。

金饭碗、铜饭碗也好,铁饭碗、泥饭碗也罢,不管什么性质的碗,只要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换来的碗中饭的人,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。世人历来鄙视那些不劳而获的纨绔子弟,端着有权有势的老子的金碗,胡作非为,岂不知,坐吃山也空,最终祖辈父辈的金碗也会不可避免地变为乞丐手中的空碗。

捧好属于自己的碗,珍惜手中的碗,用劳动和汗水换来碗中的饭,这样,才能实现碗中岁月常。



角,只得顾影凄自怜;植在墙外,却芬芳了无数人,独乐乐不如众乐乐!

翻修后的步行道见缝插绿,拐角深处是新安的运动器械,三两老人絮絮扯着里短家常,稚子幼童把运动器材搅动得吱吱呀呀叫。我一步三回头流连着含饴弄孙的温暖,一边加紧了脚步往南环路赶。南环路上有家花店,每回路过,总有一店铺的花团锦簇牵绊住我,拥抱紧我,蝴蝶兰、水仙花、杜鹃花……热烈而奔放,纷纷又扰扰,春天的气息蓬勃弥散。“来啦?”“来啦!”招呼我的是花店的老板娘,那个粗犷的女子已不年轻,却被一把万紫千红熏陶得眉眼温柔。年前我到花店买银柳,她递给我一把精挑细选的,又免费赠送了我一把。哪能呢?年脚下的鲜花一天一价,我婉拒。她却朗声解释说,听口音就知道是老乡,哪能赚老乡的钱!我怔住,旋即是铺天盖地的感动,是春天让我们从陌生变熟识,是乡音把我们的故乡瞬间拉得很近很近。

恋恋不舍地拐过花店,就是“水光潋滟晴方好”的柳湖。朋友说她几次到柳湖看花,却回回扑了空。我暗笑自己运气好,尽管盛花廊道的桃枝刚冒出小疙瘩般的花苞,但急性子的炮仗花,早就噼里啪啦放成串,汹涌澎湃的,没完没了,有英雄抛头挥洒热血的气概。有炮仗花冲锋在前,那些春雨润泽过的芳草淡定了许多,哪怕不见零星花朵也是好的,它们油亮油亮的,生机勃勃地向前蔓延,昂着首、挺着胸,直把我往桥上引。桥的另一头,是人潮滚滚的菜市。

我携一袖香走,走进烟火漫卷的菜市。

小城百味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从花红柳绿步入烟火市集,我不禁萌生更多的感动。这个熙来攘往的市集,它承载了人们对一座城市味道的记忆。置身其中,感受市集之外的活色生香,之内的暗流涌动,我仿佛看全了个性独具却又生机勃勃的武荣小城,也仿佛在故乡之外与乡愁撞了个满怀。这是一场花事之外,小城妥帖可亲的又一面。

这一日,我照旧欲上市集采购。大门未掩实,先生的声音挤出门缝,他在问一双儿女,妈妈去哪啦?抢答我知道的是哥哥,附和说我也知道的是妹妹。妈妈穿过春天去买菜——他们齐齐地答,如叽叽喳喳的雀。门终于关紧,但我站着不动。我等着他们开门出来,我知道,他们一定会追着我,陪我穿过春天去买菜。



春意盎然的柳湖公园。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